

欲望别墅

郑建华\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0447788

271713

欲望别墅

郑建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欲望别墅

郑建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2 插页 343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ISBN 7—5329—1261—2

I·1108 定价 14.80 元

内 容 提 要

绿岛西海岸有一幢陈旧的德式别墅，如今住着章、严、柳、季四户人家。

章家的三位小姐章思涵、章思渺、章思湘，个个不同凡响。尤其二小姐章思渺更是才貌双全，出类拔萃。她是银行分行行长，后被市长委以重任，筹建“跨海大桥”。其夫隋雨辰亦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任旅游公司翻译。可是由于他们同样自尊好胜的性格使其婚姻一波三折。大小姐章思涵与同楼严家大儿子、某厂厂长严君正结为连理。后因章思涵慕虚荣思享乐，而成为一家独资公司董事长简青生的情人。章思涵与严君正解除婚约后，又离开简青生，远嫁海外。严君正的小妹、女记者严君平替大哥忿忿不平，在章思涵远走之前，屡屡对其报复。章家三小姐章思湘，是市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她心地善良，同情大姐夫严君正的遭遇，并想以身相许，不料却被拒绝。最终章思湘与足球队员柳杨两情缱绻，心心相印。

二十世纪末，权欲、物欲、情欲横流于世，人心思变。《欲望别墅》则是当今社会的缩影。

这是个潮湿的女人，看到她会使人想到与水有关并且流动着的东西，例如雨或者瀑布。

如果她安静下来的时候，让人能感到有一股山泉模样的水从石隙里左绕右绕地流淌着而来，又左绕右绕地流淌着而去，轻松且单纯。甚至还可以从水中发现游来游去的草鱼，那些很细的草鱼代表着她正流淌的思想里那些像精子一样活跃的思维正探头探脑等待出世。

然而她始终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而并不在意她的这种独有的很能征服别人的安静，她的大多数时间是躁动着的，像一只总是在划动的桨，在一些可爱的水里溅起浪花。让她快速的思维，水花一样溅到别人的身上，弄湿人家的衣服或者身子，而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她叫章思渺，市中区银行分行行长，很年轻，也很漂亮，各方面都出色得让人眼花缭乱。然而，此刻她恰巧在发怒，正在

说着一些很露骨的培养愤怒的话，她把愤怒在极短的时间里培育出来了，那是一个极正规的愤怒，可以当范例。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和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跳两步舞，更不可思议的是竟当着我的面跳得那么缠绵，情人一样的缠绵，而且有一刻我看到你和她几乎贴到了一起，她的脸和你的下颏几乎贴在了一起！你真让我恶心！让我瞧不起！”

“那是你的错觉。我根本就没有和她贴到一起，你一定是看错了。”说话的是章思渺的丈夫，叫隋雨辰，很倜傥的一个男人，显然他并不甘心于做配角。

“没有看错，绝对没有看错，我看到她的乳房就抵着了你的胸脯，她还那样忘乎所以地笑着，而你竟也那样忘乎所以地笑着，让不知道内情的人一看，会以为是一对正在发情的公狗和母狗！你只要一低头就可以从她领口处看到那对白兔样的乳房在那里蹦。”

“放肆！章思渺，你不要以为你有多么了不起，想出口伤人就出口伤人，别人惯你，我不惯你。你知道我为什么和那个女人跳两步吗？我告诉你，是你逼的！”

“我逼你？我逼你什么了？隋雨辰你把话说清楚。我怎么逼你了？你不要转移话题。说，你说呀！”

“你自己想想吧，想想你在宴席上的那些精彩表演，哼！”隋雨辰毫不示弱地反击着，显出一些势均力敌。

“我怎么精彩表演了？我怎么精彩表演了？你给我说清楚！说！”

章思渺被隋雨辰的话极大地刺伤了一直保护得很好的自尊心。她旋风一样刮到隋雨辰的身边，一使劲，把他从沙发上拽

起来，像拽一件外套一样提着。隋雨辰那件很考究的驼色羊绒衫顿时皱皱巴巴地呻吟起来，隋雨辰不得不随着他的羊绒衫一起被提起来。这时他很兴灾乐祸地看到章思渺左眼角有一根毛细血管因为愤怒而破裂了，那些血便散开了，形成了一块类似澳大利亚地图那样的图案，很逼真。隋雨辰感到自己心中正很恶毒地欣赏起来。

他冷酷地看着面前的妻子，知道她的愤怒正渐入佳境。这是他需要的佳境，他需要这样的佳境来平衡他刚刚受挫的自尊，这是一个同样精心保养的自尊。这样的自尊让他既受益又吃苦。

无论是做隋雨辰的妻子，还是做章思渺的丈夫，在外人看来都是一件不可乞求的荣耀。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多余的聪明做成太阳把对方照耀得通身灿烂，让对方因为自己而傲慢，那是些被人仰视的傲慢。人们以为这样两位才华横溢的男人和女人太有理由傲慢了。他们不傲慢谁傲慢？人们认可和习惯这样的傲慢，并不断地往傲慢这只瓶子里添上些崇敬的水使那朵傲慢的花开得更鲜艳，更目空一切。

然而不幸亦在此处，因为彼此都是太阳的缘故，因为光芒太多太丰满了的缘故，于是太阳和太阳宣战了，太阳和太阳的战争有时候比较壮观。

隋雨辰用他三十二岁的眼睛盯着同样也是三十二岁的章思渺，看她眼里的那个“澳大利亚”。然后执拗地回答：

“我偏不说！”说完，隋雨辰把目光从章思渺的眼睛里拔出来，去看墙上那幅挂历，挂历上的外国小妞儿正露着半只膀子朝着隋雨辰笑。

“你根本就说不出来！你根本就说不出来！”章思渺把同样一句话重复了一遍。在愤怒的时候她常常要这样重复自己的话

来强化自己情绪的阵地：“你不要错误地以为，攻击别人就可以保护自己！”

这时她还穿着赴宴的那套绛红色的西装套裙，套裙的上衣左面别着一枚用粉白色珊瑚镶成的胸针，随着她的气愤那胸针也一抖一抖地颤动。她这样说着的时候还把隋雨辰猛地推了一把，让隋雨辰打了一个晃，然后又跌回到身后的沙发上。

这是一件很失身份很失面子的事，隋雨辰像弹簧一样“腾”地弹了起来，他以同样的愤怒质问着章思渺：

“好，我问你，你为什么和陈总把酒杯换了？你把你抹着唇膏的酒杯和他交换是什么意思？借杯传吻是不是？你以为我是瞎子？以为我看不出来他瞪着你的样子恨不得把你当成鳗鱼丝一口吃进肚子里！……”

“你胡说八道。我根本就没有和他换杯！即使换了也是无意之中的事，酒桌上乱哄哄的，这样的小事有谁像你这样计较个没完。隋雨辰你太不男人了，小肚鸡肠，小肚鸡肠！”

“那好，那好，所以我就要和他带的那个女秘书跳贴面舞，我就是跳给他看的，看他还敢不敢和你眉来眼去的暗送秋波。”隋雨辰忿忿地说，他知道这句话足以使章思渺发疯。他就是要让她发疯。

“好哇，你到底承认和她跳了贴面舞！你竟敢把那样一个涂抹得像个妖精的女人搂在怀里跳给我看！隋雨辰，我……我……杀了你！”

章思渺近乎疯狂地冲到隋雨辰的面前，几乎不假思索地朝着隋雨辰挥手打去！

“啪！”隋雨辰的脸上落下了一记充满怨恨的耳光。

与此同时，章思渺的脸上也落下了同样的一记耳光。

“你……你打我!”章思渺的声音里已经有了哭诉。

“你先打的我。”隋雨辰强硬地说。

“我是女人。”章思渺几乎咬着牙根儿地喊起来。

“女人怎么样?女人就可以为所欲为?章思渺你已经被别人惯坏了。你已经忘记了你首先是个老婆,是我隋雨辰的老婆。”隋雨辰知道自己又往章思渺的怒火中加了一根木柴。

“这个老婆我不当了。”这样说着章思渺把书架上的景泰蓝花瓶抓起来摔到地上,碎片四射。那正是隋雨辰心爱的东西。

“那更好,我可以和更多的女人跳贴面舞;甚至跳到家里,跳到床上,跳到床单底下,贴面舞算什么。”

“隋雨辰,你欺人太甚!我怎么就没有认清什么时候养了你这么一条没有良心的色狼。”

“现在认清也不晚嘛!你瞧你这么漂亮,迷人。身材又是这样苗条,皮肤又是这样光洁润滑,人又聪明伶俐,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便会有那么多的男人光临到你的石榴裙下去争吻你的脚趾头。在他们面前,你可以随便地骄傲,随便地撒娇。你就没看到他们在和你耳语时那样子就像是要成为你身上的某一根汗毛……”

公正地说隋雨辰太过分了,他几乎像揉一床旧被单一样揉着章思渺的自尊,把她的自尊当做足球,在泥泞的地上踢来踢去,发泄他的怨恨。其实如果没有喝那么多酒,隋雨辰绝不致于把话说得这样无情无义。后来他感到当时自己就是想欣赏她的痛苦。他要让她那颗始终骄傲的自尊心上面扎满各种各样的箭或者荆棘。

“于是,你就和那个女人跳贴面舞,于是你就心甘情愿地堕落,于是你就这样变着法地糟蹋自己,让自己心里头那些丑恶

的东西光明正大地展示出来，理直气壮地厚颜无耻对不对？隋雨辰，隋雨辰，我真没有想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无耻！下流！俗不可耐！”

“对对对。我俗不可耐，我下流，我无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当着那个混蛋的面把他的那个名为秘书实为姘妇的女人干了，我会把她干得山崩地裂！干得上不来气！干得天昏地暗！”

这都是酒的力量。酒使得这位温文尔雅的男人在瞬间脱光了衣裳。那衣裳本来是用来包装灵魂的，灵魂这时正裸着，如一个刚降生的婴儿。可爱、丑陋并且透明，呈粉红色。

这些话把章思渺的愤怒推向极点，她用恶毒的目光瞪着隋雨辰，突然返身，挟着愤怒猛然把房门拉得洞开，让黑夜涌进房间，扯起衣架上的挎包，扭头朝着已醉眼蒙眬的隋雨辰用冷酷的口吻恶狠狠地说：

“你已经不可救药了！简直是兽性大发！”

说完，她“腾腾腾”地冲下楼梯，让愤怒灰尘一样地弥漫起来，让她纤细美丽的身子进入了蠢蠢欲动的春夜之中。

隋雨辰像被某颗子弹击中了一样挺起他的身子，他立刻意识到问题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严重得多。他在冲到窗口时注意到此刻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多钟了。十二点钟对一个怒气冲冲的独身女人是很危险的，这时候可以随便想象出一些恐怖的镜头来。

隋雨辰似乎责骂了一句什么，便迅速地弹从窗口弹回来，然后抓起外套，随手把门锁碰上，像一只喝醉了的猫一样乱七八糟地窜下楼来。这时他恰好看到章思渺正熟练地挥手拦下一辆白色“的士”，那团绛红色的身影在路灯的照射下毫不迟疑地闪进车内，车子便箭一样地开走了，街道立刻显得空旷和干净。章

思渺的离去，使站在楼道里的隋雨辰清醒了许多。

隋雨辰狠狠地又骂了一句自己，气极败坏地冲上马路，朝路上来回地看，迎面截住了一辆出租车，钻进去对司机冷冷地说：

“追上前面那辆白车。”

这个城市的春夜很漫长，很锻炼人的耐心。来来往往的“的士”，让春夜变得晃动起来。远处那些霓虹灯安静地彻夜闪动着，让夜有了一些光彩。不远处一座摩天大楼正在封顶，远远望去，那吊车上的施工灯很容易让人误会成为飞机上的标志灯，而飞机每隔几十分钟便从空中驰过去一架，让这夜平添了许多的生气，把夜弄得很有立体感。

没用多久，隋雨辰的车就追上了前面白色的“的士”，那辆车在隋雨辰的视野里同样迅速地行驶着，借着路灯的光，他甚至能看清章思渺坐在后排上的那颗小脑袋。隋雨辰看着看着突发奇想，如果自己有把小手枪，以自己的枪法是可以一枪击中的。他立刻认为自己的想法很毒辣，他盯着那颗脑袋暗暗地想，她要到什么地方去呢？这颗小脑袋此刻在想些什么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里面已经让自己刺激得像一座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弹药库。

“跟着它。”

隋雨辰命令着司机。司机有些不安地看了隋雨辰一眼，在努力判断他的身份，展开他自己的想象力。

车子跟踪追击。后来，隋雨辰命令司机放慢速度。因为那辆白车正缓缓地停在了西海岸的那座面海的旧式别墅楼前。这是一条铺满阳光的大道，如今正被月亮照耀着显出一些清瘦，车里走出了愤怒的章思渺。隋雨辰看到她挺拔地走上了台阶，挺

拔地走进小院，走进楼道。随后大约有两分钟，这楼房二楼朝东的那间窗子便亮起了柔和的灯，那灯光纤手一样在召唤着隋雨辰熟悉的眼睛。在以后的梦中他常常梦到这扇窗子。

“你走吧。”隋雨辰掏出十元钱往司机面前一放，钻出车门，在车子的启动声中将眼睛又一次盯着亮灯的窗子。窗子这时显得很有韵味，在黑夜中独亮着，像某个人在独思。过去他把这里的一位叫章思渺的女孩子寻找出来然后让她跨上自己命运的车子和自己一起做人生旅行，现在呢？这个女孩子想要下车了是不是？

隋雨辰不知自己这样要站多久，他认为时间这时对他很宽绰，可以打着滚去享用。他慢慢地走到这座楼对面的沿海公园，坐在其中的一条石凳上，石凳有些凉，但隋雨辰没有感觉出来。他把眼睛放到被灯光弄得光怪陆离的海面上，海水浮着他的眼睛，去清洗他那些愤怒的目光。眼睛这时像两只小船一样漂着。

即使现在，隋雨辰也不怀疑和章思渺的结合有什么错误，没有，绝对没有。章思渺从来就应该属于隋雨辰，这是无可置疑的。当初隋雨辰的好友严君立把这个叫章思渺的女孩子带到他面前时，他就认定这是上天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他好像没费多大力气就从严君立手中把他这位从小青梅竹马的邻居小妞儿抓到手。让严君立在恍惚之中就已开始了他们的恋爱季节，让爱情的风雨迅速打湿了他们的雨伞，而伞下他们正在演练他们越来越熟练的青春之吻。后来严君立笑骂隋雨辰是“爱情强盗”。

海水冲洗着隋雨辰的愤怒，他开始后悔了，他知道自己一定刺伤了章思渺那敏感脆弱的神经。是的，从一接触到她，隋雨辰就同时接触到她有些神经质的敏感。恋爱时有一次就因为

隋雨辰把目光放在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身上多了那么几秒钟，便听到章思渺贴着他耳边小声地不怀好意地问：“你丢掉了什么？”隋雨辰想了想说：“丢掉了一桶垃圾。”章思渺说：“那么漂亮的垃圾怎么舍得丢掉呢？”隋雨辰便也小声说：“因为我有更好的东西。”章思渺又说：“那就是些更好的垃圾了？”隋雨辰反问了一句：“你把自己和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相提并论，不感到有失身份吗？”章思渺急着说：“可是你竟在这样微不足道的东西身上呆了那么久。”隋雨辰便哄着她说：“好了，好了，我把眼睛锁起来，把钥匙交给你好不好？”章思渺一笑：“我可没有那么多的包来装。我嫌沉。”

还有一次，作为旅游公司翻译的隋雨辰带着一个美国团游览参观，其中有一位叫露丝的美国姑娘对隋雨辰颇感兴趣，她甚至在参观途中总喜欢挽着隋雨辰的胳膊，有时甚至把手挎在隋雨辰的腰间，一副恩恩爱爱的样子。其实这位单纯且大胆的姑娘真的爱上了隋雨辰，可隋雨辰感到这简直是个天方夜谭。那些日子隋雨辰一边抵抗着露丝那些露骨的表白和亲昵动作带给他的不可轻视的动荡，一边渴望着这个任务早早结束，他担心有朝一日在路上或什么地方被章思渺瞧见有口难辩。然而事情常常是怕什么来什么。章思渺真的从车上看到了隋雨辰和那外国女孩勾肩搭背走在一起的风姿。那天晚上隋雨辰回到家里一眼看到客厅里挂着一张旧挂历，雪白的纸上章思渺用鲜红的唇膏写着一行字：

“隋雨辰，你给我交代！”

那些鲜艳的唇膏亮丽地展览着，每一个字像一朵带刺的玫瑰。于是战争又一次爆发了。直到露丝两天之后离开这里，章思渺的心情才渐渐恢复过来。好起来之后的章思渺做的功课之

一就是反复问隋雨辰和这位开放搞活的美国姑娘有没有亲吻，有没有拥抱，有没有抚摩，有没有床上运动。问得隋雨辰激动起来，便绘声绘色地编一些故事来形容那外国妞儿的多情和放荡和丰富无穷，直形容得章思渺亢奋起来，于是两个人便真的做起爱来，直到大汗淋漓。深情的汗水湿润着彼此的睡衣，使彼此都感到了满足的愉悦，而那个露丝却在地球的那一边浑然不知。

这张用唇膏写的大字报以后被章思渺保存起来。她喜欢在一些有含义的晚上挂起来，亮丽地在卧室里提醒着一件往事，不怀好意地迫使这件事不断地在他们的生活中演义着，使它变成他们生活中的某一本教课书，并把这本教课书翻旧了。

隋雨辰想这些往事的时候，眼睛一直飘浮在海面上，海面像一个妇人一样肆无忌惮地躺着。隋雨辰需要一支烟，来疏通他纷乱的思想上的烟囱，但是他忘记带来了。他站起来，转过身又一次去看那座让他激动的楼房。他发现那间房子的灯光依旧亮着。章思渺肯定没有睡。她在灯下做什么呢？写离婚状子吗？还是用唇膏写另一张大字报？那楼房因为一只窗子在黑夜里亮着，便像一只蹲着的独眼兽一样在窥视隋雨辰。这给了隋雨辰一次听到上帝在喘息的机会。

隋雨辰突然把手猛地在空中挥舞了一下，好像是拼凑成了某种决心。他英俊的脸上有一种一往无前的神情，这种神情督促他大踏步地朝这座有灯光的楼房里走去，因为他听到这座古老陈旧的楼房在对他说了一句什么，那句话让他把思想变成了行动。

他迫切地被这只巨兽吸食进去。当他踏着那稍稍作响的楼梯一步一步深入进去时，他觉得自己很男人。他走上二楼，走

到自己昔日的恋爱之门前站立，想象着章思渺当初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当着邻居的面把她自己像扔一块面包一样扑到隋雨辰的怀里，那时隋雨辰差不多觉着自己就站在上帝的身边。自己就是上帝，上帝甚至不如自己。上帝可以拥抱着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女人吗？上帝的情人是谁呢？或者说上帝的妻子是谁呢？

隋雨辰站在爱情之门前，在想该怎样去说第一句话，怎样向已经被自己气得发抖的女人，重要的是依旧被自己深爱着的女人，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他觉着这扇门很沉重，门上挂着自己用自尊造成的锁，他担心推开了这扇门然而也丢掉了自尊。一个男人的自尊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就如同男人的生殖器，那是男人很荣耀的东西，那些东西可以使男人专横跋扈横行于世而洋洋得意。隋雨辰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脆弱的触角，抵抗来自章思渺的进攻，完成一种男人的独立宣言。今晚他的独立宣言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隋雨辰就这样站在章思渺门前思索，他看到从门缝里流溢出来的光，那些光如生命通道一样照耀着隋雨辰的灵魂，隋雨辰在黑暗中玩弄着自己灵魂的翅膀。

这时在隋雨辰的头顶有了一些声响，促使他尽快完成他的思考。他意识到阁楼上住着的那个在海鹰足球队踢左边锋的柳杨起床了。隋雨辰很喜欢看他踢球，看他踢球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至少感到人生还有些不错的地方让人留恋。隋雨辰和他有些话很能聊在一起。据他观察柳杨似乎对自己的小姨子章思湘很有些意思，而思湘这个丫头却把她的爱情之门关得严丝合缝，让人灰心。

隋雨辰此刻并不想碰到柳杨，当他断定柳杨拉开门准备下

楼梯时，隋雨辰便义无反顾地拧开了那间单独开在走廊里的屋门，让自己像一只足球一样应声入网。这间亮了一宿灯光的屋子里忽然进来一位一米八二的年轻男人。这个男人像某个童话故事里的男主角一样屹立在惊魂未定的章思渺面前，使得章思渺只来得及欢叫了一声，便像一条鲨鱼一样蹦起来，猛地窜到隋雨辰的面前，双手极大地张开着，忽地一下子便吊在了隋雨辰的脖子上面。那具温热的刚经受打击的身子便贴在了夹着凉风进屋的隋雨辰的身上，使隋雨辰迅速地以同样的冲动闭上了眼睛，把自己反复想好的第一句话毫不吝惜地省掉了，命中注定地拥抱在一起，共涉爱河。

他熟练地将颤抖不已的章思渺按到床上，然后迅速地脱掉自己的外衣和其他衣服，凌乱地扔得遍地都是，飞快地把章思渺送进欲河中浸泡，顶礼膜拜地完成了属于男人的历程。那些历程让隋雨辰更加崇拜自己，觉出自己救世主一样的雄姿，而章思渺依旧是自己的臣民，这一点让他坚信不疑。他把这具燥热的身子弄得起伏荡漾，他攻占着这具奶油一样光滑的身子，像无数个往常一样颠簸得如秋千似的忽悠悠而飞上，忽悠悠而荡下，人生的那些重要的美妙便在这忽悠悠之间洋洋洒洒地挥舞出来了……

几乎是突如其来地疼痛使隋雨辰从秋千上翻身而下，待他转脸去看章思渺时，便看到了一个狡猾和得意和怨恨和顽皮和快慰相交织的混合的微笑，这样丰满的微笑完全来自于隋雨辰那疼痛的降临。于是他轻轻一转头便看到了自己肩膀头上有两排很整齐的牙印儿，而有一处正在渗出浓浓的血迹来，那血迹很小，很均匀地散开着，正渐渐地散布成一个小小的“澳大利亚”。

这完全是一个离奇的巧合，隋雨辰明白命运一直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窥视着自己，正提防着他危险情感的蔓延。正在轻轻地教训他，你小子要留心，别做傻事！他点着头并立刻被章思渺那个刻薄并透彻的笑打动了。于是他几乎也带着某种狡猾伸出手捂住了章思渺的眼睛，然后送上了一个魂飞魄散地热吻。

这时便听到门外走廊上柳杨正跑步回来，大声喊着章思湘的名字，他声音里的磁性让人久久不忘。隋雨辰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男中音歌唱家。

“思湘，思湘，给你今天的足球票。”

在柳杨的声音中，隋雨辰和章思渺的亲吻更加如火如荼。